



國朝任將

明興

高皇帝天授神武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

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御

奉天門與創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

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

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

臣每得侍左右觀妙筭初爲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

敵動若神明臣繇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

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泥于古哉初 洪武元年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可謂尊顯矣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致欵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古之人上待其臣下徃徃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

感易生猜疑故人心生變今吾以直言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此意訓及子孫與國同久時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 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謝而退是年 太祖遣徐達等北伐 召諸將 諭之曰 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衆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

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常遇春然不
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
春纔遇數騎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
足稱哉尚據城指揮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
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雖領前鋒或敵勢強
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
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寇諸將可各領一
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
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厲羣師迎

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
識○之○又○謂○達○曰○闔○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
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
部○伍○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
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
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
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
不○繇○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已○而○達○等○師○連○克
捷

太祖遣人 諭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

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
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屢○危○夫○屢
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
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
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二○年○上○遣○使○齎○勅
至○太○原○諭○諸○將○曰○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
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
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爲○無○功○近○者○大○夫○湯
和○定○泝○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

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
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調○其
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亦
兵○家○常○事○耳○太○原○之○捷○得○此○爲○拮○掇○以○分○其○勢○可○不
謂○奇○乎○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偏○將○軍
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
剪○除○餘○虜○又○嘗○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
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凡○推○德
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

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懼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三年大將軍徐達逐王保以偏將。胡德濟失律械送至京。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

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則須議其功過。又非閭外比矣。彼常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時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體。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

日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羣小無廉恥
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
矜恕養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上嘉
納之遂 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談
書二十年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
故所爲徃徃麗法乃親製 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
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保 位頒之中外永爲
遵守二十一年 上又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

通曉特

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麈樊噲金

日礪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
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
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
宗以科歛激變致亂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
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
守 勅頒使覽觀知所鑒戒時定制凡武職歲六選
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皆有流有世曰襲職曰替職
其幼也曰優給不得世者曰減革曰通革非真授者
曰試職曰署職曰納職凡首功四等曰北虜曰遼東

古今通纂
女直曰內番苗蠻曰內地反賊凡戰功二等曰奇功
曰頭功凡賞三等曰加賞曰給賞曰量賞凡推陞勲
臣若武舉薦舉會舉二人上請凡土官六等曰宣慰
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千夫長其子弟族屬若妻孀女
甥皆得從其俗凡夷官自都督至於鎮撫凡十四等
皆以 誥勅辨冒偽凡傳陞乞升非軍功陞者得執
奏以考選比試併鎗達材而程力以部功課將領以
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初績徵 誥勅以褒
卹勵死戰以便優養恩故絕以引類登選簿以殺降

失陷避敵激叛肅軍機以典刑敗倫行劫退陣斷世
祿以寄祿馭恩倖以覈訊糾捕緝八月丁卯征虜將
兵還 朝於是論功行賞 上賦平湖詩二章 命
群臣和之 御製論武臣勅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
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
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
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
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
將士永爲遵守二十七年 上諭自今武官子弟宜

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
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
試之不能者謫爲軍著爲令一日朝罷退坐東閣
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
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
以勇敢爲先以戰鬪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閑居無事
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名將之道爲鑑戒擇
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賢將並矣嘗以春寒甚

命中書以府庫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給

軍士省臣對以有常供

上曰天寒異常故命加給

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乎其給之

勿緩一日閱武罷

論諸將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

所以養兵爾等宜戒其恣縱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

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

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遺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

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又嘗論諸

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

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所統軍士憊然

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
於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
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
所佩繫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
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
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亡者實此輩
亡之也爾等可不戒哉

成祖用兵號令嚴明信

賞必罰分合應變機智如神臨敵對陣意思閑逸從
容自如及至決戰氣勇兼溢然不避動勞與士卒同

甘苦每食士未食不先食遇渴士未飲不先飲大戰
數十小戰無筭必先陷陣未嘗被創自大將而下及
于旗校悉識其能否勇怯臨陣指使各盡其用有先
退者各呼其姓名以故人爭先不敢後俘獲敵將置
于左右待之不疑人心悅感皆欲奮力自効凡經營
謀畫咸出上心至于攻城畧地指授諸將成筭從
上所言無不獲勝苟有作聰明自用者必無所成然
後嘆上之神筭無遺策也故能以少勝衆不四載
之間掃除姦惡內平福難奠安宗社成克復之功

永樂二年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前者御史言欲舉其職耳夫爲將者專則功不立既付卿以闡外之寄事有便宜卽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素知卿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付朕懷十一月刑部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擬。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

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於此輩征討之功旣酌爵以賞今有犯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宣德七年北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同知李景鎮守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政司以聞。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此輩猶效唐河北事耶爲人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典群臣皆頓首。宣宗因甘州衛千戶姚寧等奏

曲先之役多冒功升職因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陞
賞之法所以酬前勞勉後效若有功不得則才勇之
人忿無功而得則僥倖之心啟宜令總兵官覆勘務
合至公。正統時山西太原左衛卒張敬言頃者山
西獲賊官校之陞多非實功有所司受賂陰與擒獲
者有私賂獄賊誣平民于官後乃擒獲者有市他人
所獲爲已擒獲者夫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奸
邪息此屬雖給。朝廷得官耳目不可塗也臣恐天
下皆然宜。令公廉御史寃之削其冒陞之職重寘

於法則奔競之路塞公正之門開都察院議宜行敬
言于天下。從之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
功雖千百戶不輕界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
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
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卽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
食半俸三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
此。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
樂始乎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
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

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
天征討名目陞職者 永樂初令 洪武三十二年
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
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
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 永樂元年以後
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武
職之濫其始於此乎 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
回遇駕拿馬者 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
陞職或以署職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

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
後爲例者至 天順間冒功買級紛紛于天下權勢
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
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
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於是大學士
李賢言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
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
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鉄
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卽除其國豈累有罪

犯惡而不革其職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
終其身已爲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者
又及其旁支別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無事之
時而預爲之調停一旦至無可柰何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時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旣
至 上召賢曰溥爲將畏縮如此不懲何以警衆卽
命閑住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無功戴
罪復受其所獻可乎溥慚懼而退 成化時給事中
秦崇言師克在和今鎮守者有善謀而巡撫者或言

其否巡撫者有奇策而總戎者或指爲非進止殊涉
戰守異見何以成功 憲廟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
以參用文武內外之臣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
以共成王事耳苟各懷私護短幾何不遺邊患大抵
天下之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
同豈特邊臣然哉 弘治四年兩廣總兵安遠侯柳
景在鎮貪暴不法都御史秦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
獄刑部勒景奸贓鉅萬抵景於法褫其爵景圖報復
尋據他事誣紘紘亦被逮坐免景贓方入八百兩乃

援於戚畹壽寧侯忽內降蠲旨尚書彭詔 上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

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職

數十未及一乃盡行蠲宥如物論何若職既可免他

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

矣奸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 正德年間

各處軍功之濫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至領兵奏

帶三四百名者有之往往安居 京師寄名邊方故

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

之列又復另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齋執旗牌

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效勞紀驗

之地既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馭勸之實其改

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難以枚舉至 嘉

靖改元盡 詔行革退積年宿蠹爲之一清蓋 永

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還朝後緣邊方

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有小警卽調本鎮兵馬

剿之不報捷焉嗣後有撲殺或掩襲以取勝多事因

留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而併爲一

路或二三日詐爲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布于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是濫極矣。卒至將多留賊以酷賞。賊勢愈熾。云陳氏建曰。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弊是也。始也賞功之濫。夫賞功之典。無代無之。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則酌以金帛。或以勲格散官而已。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萬死得一生。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三首級。

卽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廕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胡端敏世寧奏議曰。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割其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

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真○功○也○又○曰○臣○初○平○賊○江○西○
 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見○賊○及○後○
 充○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燻○灼○總○鎮○官○奪○邊○軍○
 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京○而○
 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
 獲○功○其○虛○冒○何○可○也○又○曰○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
 有○功○者○日○增○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
 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
 人○也○

人○也○ 欽○定○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
 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
 充○總○旗○該○從○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
 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
 我 祖○宗○立○法○之○嚴○如○此○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下○
 徑○擬○還○職○雖○雜○斬○絞○亦○止○發○立○功○定○以○年○限○無○功○亦○
 得○還○職○全○非○立○法○之○意○縱○惡○孰○甚○焉○况○今○新○官○襲○職○
 比○試○亦○為○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不○須○才○能○不○畏○罪○
 黜○恣○為○驕○貪○今○天○下○軍○職○動○數○萬○計○歲○支○俸○給○何○啻○

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為○將○領○能○出○戰○陣○者○此○所○以○
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真○可○為○之○流○涕○
也○則○今○日○之○所○當○釐○飭○尚○孰○有○急○於○此○者○哉○謂○宜○凡○
有○征○戰○遴○選○疆○明○剛○正○之○人○以○為○紀○功○之○官○痛○懲○此○
虛○曷○之○弊○明○詔○天○下○自○今○四○方○首○級○次○非○開○國○靖○
難○比○只○陸○職○止○其○身○不○許○世○襲○如○此○庶○可○杜○賞○功○之○
濫○乎○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官○皆○令○比○試○中○者○
准○襲○職○不○中○者○發○回○弓○馬○後○五○年○再○比○試○中○降○襲○一○
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中○者○降○襲○二○級○不○中○

者○仍○前○施○行○其○立○功○之○祖○無○正○支○子○孫○者○並○停○襲○如○
此○庶○可○革○廕○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開○擬○其○
犯○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藉○勿○襲○犯○本○身○軍○者○降○襲○
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比○試○
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窒○
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廕○襲○與○縱○惡○之○濫○始○可○以○
節○其○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國○家○
財○用○其○庶○少○紓○乎○世○宗○一○日○問○閣○臣○今○取○戶○兵○

工○三○部○銀○四○萬○兩○犒○餉○鎮○春○防○官○軍○一○次○可○乎○閣○臣○

對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例賞則不以爲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銀賞則以待有功

世宗深然之御史屠仲律言諸禦寇不善用兵之弊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起先聲已聞弊一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弊三兵不專一主客雜聚猝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前來不能別識弊四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猝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率以未經識面之將弊五法令姑息紀律不

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慮畏敵而不畏將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蚤弊七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卹未至枵腹待饜窮愁思歸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辯前擊後解謹然而散雖悍夫勇士以無援而力屈或先奔而膽喪弊九九弊不除雖賁育執戈莫能濟矣

何大復子論曰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

夫所貴於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被亦冒矢以爲功也。羸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廣。夫成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

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
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
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
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
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
以權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
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者燕用
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
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
騎劫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
者過也。夫功罪者責于將也。吾制之于已而監
之于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
者也。故善用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
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
則盡忠。

夏桂州論曰。善御者必有所縱也。故人主之權
無所不御。而有時乎不御。人臣之義無所敢專。
而有時乎專。則惟將爲然矣。且夫三軍國之大。

阿而持以予人。顧何可以不御哉。蓋賢主之任人疑則弗用，用則弗疑。而况軍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關，矜之愈重，則任之宜益專。任之益專，則縱之宜益甚。此將軍之時也。胡可制也。時不可制，則吾以縱爲御。縱不可常，則必有所以制之者在矣。故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讀者不察，以爲賢主任將，徒不御之而已。而不知不御之說，此賢主之所施於能將，而非所槩施於他將者也。能而後不御，不能吾將御之。

矣。然則將兵之權常在將，而將將之權常在君。所御大而不御者，小故主將一心而三軍齊力。勝不亦宜乎。世之爲君謀者曰：持大兵者如持盤水，正傾在俯仰，一致蹉跌，求止不得，柰何其弗慮之。且兵卒多則有弱幹之患，張弛擅則有尾大之虞。勲名盛則憂其難制，統轄久則懼其難收。刁間之愛貴，奴也。舉其資與之，以求什二之利，則持籌而計之，必使盈縮在手，而後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况捐千百萬之衆，出千百

里之外而可無御哉故爲君謀者其說常在御
則善謀忠計也爲將者則不然曰將貴專威兵
貴合變握三軍之號令而受命於中制則不專
制一時之利害而計定于千里則失變故明君
必假之以建威之勢而與之以制變之宜世主
不達斯義一切以鈐制束縛之術施之此荀林
父敗績於邲郊李廣刎首于絕塞子儀失相州
之利曹彬損北伐之威而忠臣志士所爲扼腕
而太息也御之亦何益哉故爲將謀者其說常
在于不御則善謀忠計也孫子大將也持不御
之說不可以通人主矣雖然孫子固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非謂凡將皆當不御而凡不御者
皆勝也故知明王之權未嘗不予人而嘗不重
予人予其所能者而靳予其所不能者則御將
之道已夫能豈易言哉衝陷折關者槩之沉毅
或不足不可謂能智畧輻輳者程之勇斷或不
給不可謂能智勇出衆者本之忠義或不固不
可謂能何者其材有所偏而其志有所可奪也

故夫任將者試之以五材律之以五慎觀之以十過稽之以八証而將果能矣于是有避殿之召有告廟之儀有登壇之拜有分閫之任凡以爲能將尊也擦斧而授之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擦鉞而授之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凡以爲能將專也是故戰守異用不撓其機衆寡異宜不制其數遲速異效不責其期會賞賞易施不問其出入毋以盈庭之議而問帷幄之密謀毋以懸億之言而洩當機之定筭

凡以爲能將寬也鞞鼓金鐸聰有所不聞而非擁也懼多言之亂聽也旌旗麾幟明有所不見而非蔽也懼多指之亂視也凡以爲能將信也如是故將權一將權一故上足仰上足仰故下可用是故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君于後無敵于前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惟吾所裁而他無所顧慮焉是以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口無還令事無嘗試師一出而四夷懾白亦不畢拔而天下服也人見其圖利無疆康正八極以

爲將之功如是而不知君固有以縱之人見君之縱之如是而不知將之能固有以當之也蓋古稱善將者莫如漢高光武高帝之于韓信也請兵則兵請王則王未聞有殊一方畧異一謀議者而馮異專制關中光武推心置腹其君臣父子之論懇然發于至誠彼二將者安得不殫智畢力報國士之遇而赴功名之會哉然有繇矣絳灌諸公帝未嘗遣特將雖或特遣未嘗不稟受成筭而獨于信則不御知信之能也東漢

諸將往往皆中繩墨歸節制無飛揚跋扈之態而有戡定禍亂之畧光武之不御固宜矣夫御之爲言以馬喻也詭御泛駕之馬不得解羈馬解卽弗制有騏驥焉一日且千里令其乘風馬之安得故以凡馬之御御騏驥不可望其必至以凡將之御御能將不可責其成功是在人主以不御之禮夫跛驚蹢躅人誰羈之而以御駕爲解胡不反視其能也抑此非奇理異論天下之恒也桓公任管仲人請事焉公一則曰仲父

再則曰仲父人曰君亦耳而目之乎公曰吾旣得仲父矣而復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此亦能而不御之說也夫任人盡然而何疑於用將也

許頴陽論曰人君之馭將也其始則擇之精精則將得其人其旣則任之專專則將持其柄苟人有不得則雖貂蟬四布而干城之托無所歸柄有不持則雖貔虎雲屯而闔外之功無繇建是以精於擇而專於任者頗收集於禁中而皇

威遠播孫吳走於堂下而天策長驅矣昔漢之選將也有良家智勇之異而復裂地以封之唐之選將也有明習孫吳之科而復勒石以旌之宋之選將也有論策弓馬之殊而復舉劍以援之宜埽烽燧於邊廷執渠魁于絕塞而名將屢出良有以也我國家內設團營外分閫帥勳裔則養之于國學世胄則隸之于衛學所以養之者豫矣論策以觀其蘊校射以觀其能所以求之者至矣柰一有所警輒厯當宁拊解之嘆

豈其中原之無將哉。○擇不精而任不專。○故也。○何
也得于考拔者。○不過挽強荷戟之粗才。○取之廕
襲者。○率乃黃口白丁之豎子。○指此而擇。○固已非
矣。○況制從中出。○牽于文法之拘。○而遷徙無常。○苟
且于旦夕之擢。○卽此爲任。○又豈專乎。○嘗鏡諸古
文武兼資。○所謂儒將也。○吉甫郤縠。○其上矣。○祭征
虜之雅歌。○臨戎羊叔子之輕裘布信。○是胡可以
多得也。○次則武競而文不足。○以才勝者。○何能悉
數。○第馭之。○之方在持之柄者。○何如耳。○有功同而

遲速異者。○則漢高之于韓信。○光武之于耿弇。○是
也。○蓋三秦未檄。○則片言拜相。○不爲速。○河北徐定。
則擾印馳封。○不爲遲。○亦各從其時也。○有法同而
操縱殊者。○則楚成之于子玉。○秦穆之于孟明。○是
也。○蓋違律喪師。○非戮之。○則何以謝國。○而因敗思
奮。○非釋之。○則何以伸仇。○亦各有所爲也。○閩以外
將軍制之。○權宜速授也。○漢武拜將於八塞。○得之
矣。○而太原未下。○宋祖獨援曹彬之賞。○非鼓舞之
一道乎。○不用命者。○殺無赦。○令宜嚴肅也。○光弼斬

將于河陽得之矣。而鄴城未破，王猛獨狗司隸之請，非顛倒之一術乎？不以賊故，弃如穰苴，拔于寒微，衛青起于奴隸，可也不以讒故，易如魏文之信樂羊，唐憲之信裴度，可也。又何拘拘于一法哉？雖然，將固當擇而任矣，而苟非賢相，吾未見其能馭也。是故有蕭何則不患無韓信，有鄧禹則不患無寇恂，師德相而仁傑用矣，富弼相而韓琦、范仲淹用矣。不然，胡兒鼓鼙之宣，誰非國忠，武穆金牌之召，誰非秦檜，往事之足爲殷鑒也。吾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相固將之倚哉。

附選任將材

高皇帝嘗謂中書省臣曰：國家都衛節制方鎮，所任良重，宜於衛指揮中擇其智謀出衆者，任都指揮之職。或二三年至五六年，從上陞擢，毋世襲，著爲令。其後德慶衛舍人倪基上言：陛下奉天伐罪，收羅智勇，天下既定，爵爲徹侯，次亦不失將校。近見握兵於名藩大鎮者，多新

進少年忘其祖先勤勞未閑將畧伏望特 詔
所司論材薦舉壯烈智勇之士覈寔錄用 上

嘉之 命基參贊清平衛軍事 文皇帝諭

兵部臣曰 國家置武衛備暴亂非習兵善撫

士者不可比聞武臣日以晏酣為樂苟且因循

廢削軍實近倭奴登岸掠居民瀕海官軍猝無

備圍以至奔敗爾兵部其同侯柳升精擇將領

練習戎政者以往仍摘其不職送 京師自是

與選者 上必親閱臨遣 賜鈔錠且給傳行

宣宗五年六部臣請如尚書黃福議 令天下

都司歲選智勇廉能者一人資遣至 京督府

精加驗覈可大用用之 英皇初陝西參政

年富言比年武臣位高祿重務保爵祿無委身

効職之誼欲求如楊洪等比十無二三乞博求

其人加以優養俟有功擢用因舉都指揮馬麟

孛榮可任明年侍郎鄺埜言乞 勅內外諸臣

各舉所知隨材委任設有不稱王者連坐明年

勅英公張輔等曰將兵之道莫先智勇必知之

有素然後用得其人今營操官自都指揮以下其間有曉暢兵法長撫馭者智畧優長達權變者經歷戰陳敢當先者膂力過人習武藝者悉舉以聞朕親閱焉輔等推選紀廣等凡四十有四人上以為將非諸韜畧不可其熟讀五經百將傳究方畧練武勇俟試而用之七年編修徐瑄上疏曰今之任將非必有所嘗試擠掇以知其短長也偏裨而旋遷都統都統而旋遷總帥曾無功實遽登重任及臨事而敗即重加

黜罰而前虧已不可贖矣宜令本兵同一二勲者從公推舉初惟以本職參隨鎮帥分領兵馬勾攝邊事果有能也乃命為叅戎果有勞也然後遷擢又令本兵移文天下軍衛有司咨選籌謀勇力之士毋分軍民毋限南北拘額數畢舉至京問攻守之策較其弓馬及格者給糧二石分隸京營然後遣隸之總鎮官叅隨效用有功授實職上是其言又三年大同叅將石亨奏漢唐以來設謀猷知識絕倫諸科令人

得各陳所能應詔故趙營平以良家子應募郭汾陽以武舉自進當時卒藉二人之功自今宜許其自陳遣邊鎮試驗 景泰初 王師新衄人心稍振起於謙爲本兵任石亨楊洪爲將一時推選頗爲得人已郎中李賢薦興州千戶王昱善戰多謀且有忠義勇敢之氣謂達賊可以計破而不可與戰其計凡數條 詔試而用之

英廟復辟

詔天下舉文武謀勇之士久無至

者七年

令兵部下牒督之於是平江侯陳豫

等舉指揮錢能九人試中者送五軍營 賜鈔

有差

憲廟初都指揮俞事劉清奏天下衛所

舍餘與民間子弟多有謀勇且熟武藝者宜及時設策召用訓練優養領以忠正廉能武臣別爲一營侍郎商輅亦言將帥乏人宜于京營及

府衛精加選擇取其體貌魁梧筋力強健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十名別擇近地時加訓練以暇日讀書講方略而於三營總兵推任一員兼統之歲一會官考試別爲上中下三等量爲登降

賞罰如此庶才識日有所進而將帥不至乏人
上以爲然又四年樞臣白圭等上言智勇可
任者若干人間歲復言臣等嘗議令中外文武
臣舉用將材者三卒無應命宜申令諸臣從
公推舉其後十四年兵部上所舉者名英公張
懋而下舉各若干人命揆選用之時仍具名上
十九年尚書張鵬英公懋會較所舉才畢奏
上曰其如例擢職與軍功等用稱任使顧不干
國有益乎弘治九年本兵馬文升請廣選舉

而令府部臺省諸別其材所堪具聞仍會官
考較如武舉例擢用上然其言三年本兵言
謀臣勇將必待試而後見今團營之制萬人爲
營五十人爲隊隊有長其上有把總有把管總
掌號頭武藝謀勇未必迺頭又就中擇其有智
畧達權變者爲將領非職官者試以軍職相兼
而任則智勇之將不待外求上然之已給事
中蔚春上疏曰臣觀京營中舉以備主帥者大
率皆公侯伯夫封爵以報前功豈必子孫皆可

用也宜。勅天下今後勿拘流品山林之人有足智曉兵習占候悉傳致。京師隨材錄用其有才堪大帥者則縣官以禮聘之擢總京營或專大鎮迨有成功賞及舉者。從之十三年御史胡希顏陳邊務文臣舉楊一清王質陳珍而武臣則時源姜漢朱鎧魏鎮俱令於大同殺賊後二月以虜人犯平江伯陳銳總師無功廷議欲遣保國公朱暉於是行人王雄上疏曰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此者曾不選任而用

陳銳今柰何復用朱暉也夫當樞臣昔會議時推於衆人之中而獨以銳爲首。陛下亦信而使之乃其效若此矣臣又不審昔所議者何事毋亦以爲姑循故事耶抑試之也彼朱暉者素不更事豈遽出陳銳上哉且惟豪傑能知豪傑攷之前史舉韓信者蕭何舉謝玄者謝安舉高崇文者杜黃裳彼漢晉唐之君雖未知韓信謝玄高崇文爲人而於蕭何謝安杜黃裳三子者亦旣知之矣故於所舉直任而不疑今陛下

卽未真知朱暉爲人果能知舉之者無愧于蕭何謝安杜黃裳三君子則可若曰未也是豈可不以陳銳爲前車哉臣愚以爲莫若干邊方都督中選任夫邊方都督生長北邊其間固有習知虜情能出奇制勝者特爲主將所羈束不則監督與提督牽制之雖謀畧無所施耳大會廷臣選於邊方都督之中任大將而勿置監督提督以撓其權蓋今監督提督卽唐觀軍容使與監軍也以郭汾陽李光弼將畧而魚朝恩爲使

則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矧其下者臣願陛下永臨前事慎擇專任毋徒以國事爲嘗䟽人上謂命將出師國之大事雄何得妄言沮吾軍逮繫詔獄調遠方縣丞惜哉其後乃因兵尚劉大夏言 召諸居間將領曾經邊陳者悉詣京付教練焉 正德初兵部請 令中外臣各舉士爲之期日報可 嘉靖七年大學士楊一清言京營官俱世胄不足恃宜 召用舊邊將如先朝劉大夏指 上納之 勅諭兵部人材

難得當棄短錄長其給傳令赴闕二十五年本
兵請令兩臺省臣共選舉自指揮而下無論
在告居間具舉之上以簡將用人當加意審
詢毋槩議罷都給事中戴夢桂奏今求將太狹
也論將太嚴也儒將混真也虛文廢武也且趙
秦燕薊其人多勇敢善騎射如磁州王邦直臨
洛李大漢宜益求其比每省可三十人衛可五
人以備器使命以實行隆慶時大學士高拱
請於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

部事卒日則練習本部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
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
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
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次第推調尚
書員缺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
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宜豫養以待用而法當
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
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徃徃遷爲他官非
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

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

歷代國朝馬政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其屬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其下有公司馬。兩司馬。其外有都司馬。家司馬。皆以馬命官。而井田以戎馬定賦。則知馬政之關於六軍至重。周之盛時。國馬以行軍。而公馬以稱賦。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縣師辨六畜車輦之稽。遂師遂人以時登其六畜。車輦國有戎政。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之政也。其在王馬。天子十有二閑。而較人掌其政。辨六

馬之屬種馬一物以駕玉路戎馬一物以駕戎路齊
馬一物以駕金路道馬一物以駕象路田馬一物以
駕田路駕馬一物以給王宮之百役蓋五良一駕具
辨其德力物色而區分之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
以上爲駮六尺以上爲馬乃其頒良馬而養乘之也
一寄之于人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皂皂一趣馬三
皂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較較
有左右蓋馬不乘習將驕憤而不可用不養則屈不
備知馬性而閑其物力雖欲養乘無繇也自乘至廐

積之爲馬二百一十有六匹爲車五十乘是爲卒于
易乾爲馬二百一十有六應乾之策也至六廐成較
爲千二百九十六疋車二百二十乘有奇分左右較
至之則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通左右較良馬一
種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得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駕馬
三之得千二百九十六匹通六馬計之凡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蓋周卽民爲兵故軍馬出于
民而較人所掌獨給公家之用爲公馬備十有二閑
之制此井田軍賦相表裏之明驗也天子十有二閑

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馬止田駑所以辨降殺爲國防也而凡馬特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天駟祈蕃息孟春焚牧中春通滯而執駒夏祭先牧祈克肥而攻特秋祭馬社而臧僕冬祭馬步祈康吉而講馭夫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趣馬則贊較人差擇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進退行止馳驟之六節掌駕脫之頒其四時之居治二月後在牧而有房八月後在廐而有閑趣馬辨之閏師春釁廐郤溫疫夏治房而蔭之冬馬肥

獻焉于是有巫馬以養其疾病相而醫藥之牧師掌牧地爲之厲禁而頒之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時秣飼以阜馬節駕脫以佚馬三歲教使服御曰教馳馬二歲攻使無蹄齧曰攻駒馬其執駒以竹括押其耳串習之其惡馬綱之繫維狎其性而用之及行則以任輕重齊其力而行之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成周之重養馬如此其詳也其王馬時不足于用買之民有餘賣之馬質平之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

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不更諸周
至如此周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
城其後有非子者居猷丘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
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喜命爲附庸邑
之秦宣王中興內修外攘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
械器以田車攻馬同賦焉迨周既東秦襄公以王命
兼有岐雍之地而車鄰鐵駟小戎之詩作並矜其白
顛四牡騤駟騶驪之盛以能勇公戰而力拜兼秦用
盛強春秋時衛爲狄滅文公躬儉勤造邦務財訓農

馬用蕃息詩人美之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
千魯僖遵伯禽之法愛民務農牧于駒野馬以駟駟
蓋有驕有皇有驪有黃有騅駟駟有驪駟駟有駟駟駟有
駟駟駟魚而車以彭彭依依繹繹祛祛也史克頌之
曰思無邪思馬斯臧夫心塞淵思無邪本于心之幾
微而騷牝從焉馬臧焉財焉作焉徂焉可繹思也夫
晉惠公及秦戰于韓乘小駟小駟鄭產也慶鄭曰古
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知人心而服習其教惟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墳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及戰晉戎馬還潯而止秦獲晉侯戰國之際魏吳起以言兵于武侯武侯問畜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饑冬則溫廄夏則涼廄刺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于人親而可使也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完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慎無勞馬命力常有餘以備敵覆故

馬軍制慎之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命民出算賦以備車馬而太僕以掌輿馬爲官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有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令丞有龍馬閑駒橐泉駒駘承華五監長丞馬廄皆萬匹而馬養于官又制內郡民養馬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之算以爲北軍騎士至邊塞則縱民于畜牧而官不禁烏民居塞則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置諸苑三十六所置牧師分布北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于是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

成群塞上馬布野而無牧。而文帝又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置以休養之。蓋漢馬之極盛也。其後天子數遣將出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邊者得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二萬乘逆之。縣官從民贖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大憤之。曰。令無蜀斬臣黥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命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帝默然罷。而峻匿馬者罪。有以列侯匿馬坐腰斬者。當是時內郡馬不足。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酒泉騾駝負載玉門關。至輪臺之詔始修馬。復令命無乏武備。而郡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吁亦晚矣。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獨未央廐。令一人。後置駿令廐。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于成駝楊子阿。具表言行大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

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考之事輒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以傳後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獻之詔立之宮門因名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泉氏口齒喻氏唇髦丁氏身中備一家骨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式詔置之宣德殿下爲名馬式焉唐典當周隋之亂種馬乏得突厥馬二千鳩括殘騎于赤岸澤得隋馬三千徙之隴右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歲列職課功而監牧之制始此又尚乘掌天子

之御左右六閑曰飛黃曰吉良曰龍媒曰駒駘曰騏驎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曰祥麟曰鳳苑繫飼之其後又置飛龍廐于禁中而萬歲能其職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大息至七十餘萬置八坊于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爲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以給芻秣後頗分爲四十八監地猶狹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馬凡監牧馬五千爲上三千爲中不及者爲下監皆有左右皆因地爲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恩信行于隴右後

又立四使統諸坊設八監于鹽州三監于嵐州凡大
師發牧馬先強壯不足取其次錄物色膚第印記至
名送軍會其數上之省其後萬歲廢而馬衰至開元
初益耗乃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專其事詔州縣言
曩以馬定里遞軍旅之復役百姓畏苦自今諸州驛
郵征行定戶等無以馬爲貴民乃稍畜馬毛仲亦能
于職其始官時馬僅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
帝東封毛仲以馬從辨物色爲群望之如雲錦天子
大官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又突厥款塞玄宗厚撫

之歲許以朔方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
牧之馬雜胡種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
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
將較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天子因之以弱西
北蕃又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選
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自是邊無重
兵吐蕃陷隴右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
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欲親擊虜用魚朝恩畫至大
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共憲宗伐崇命使以絹萬

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朱初立左右飛龍二院各
置使分掌之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孳息于是始置
養馬務爲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開
廐馬始備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匹而
國馬乃益多始擇諸州曠莽善水草地分置牧龍坊
牧養之景德中改爲監立牧監賞罰命其收市戎馬
戎馬至總數十百匹爲一券馬給錢千給芻粟續食
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于諸監日券馬其邊州置場
市蕃漢馬團綱送赴闕或就配諸軍日省馬後言者

謂戎人得錢銷爲兵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初歲
市馬僅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餘匹原
滑德順秦亦稱是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
所生胡戎之所恃也議者以制敵之道兵騎爲急欲
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致馬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
之數不加多者則失其生息之理故也且戎人畜牧
逐水草而轉徙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故馬以蕃滋其
市之中國則繫之維之以枯橐飼之離折牝牡失其
生性馬甫至而玄黃虺隤久益減耗固其理也古川

賦出馬漢唐之盛馬阡陌成群皆取諸中國而用之不聞取之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鮮者給芻秣之費不克而養馬之卒有害無利駒子生驅命黷灰而死故也今計度國家所市戎馬之直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乃在其外是貴市之外夷而賤棄之中國非計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爲畜駒將卒之月給俟納馬而上則貨不闕出于國而馬庶有滋帝曰善非久以費廣而罷迨元吳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

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克邊匿者罪淳化景德間牧地自畿甸及近郡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至和中歐陽文忠公修爲群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甚懸難可殫舉也唐牧地于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涿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夷狄或爲民田皆不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間多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宜尚可得復

也。臣往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繆，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間，地頗荒曠，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天子下其奏，行相度。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新法，散國馬于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中戶養馬一匹，其貲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見馬或官與直命，自市。府界馬，馬母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追胥外乘

越三百里者，罰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而監苑地咸賦之于民。文潞公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修舉甚盛，十百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也。今不深究本末，欲賦地與農，歛其租課，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卽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一馬，繫之維之，馬可得蕃乎？馬不蕃

息後將何繼乎。請下中書樞密院較利害博議。上持不聽。竟廢監牧。而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爲務。請廣墾淤田之課。嚴侵冒之科。雖利入稍繁。而馬始闕矣。未幾用提舉蔡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而罷給錢布。歲止免輸橐百五十束。民滋失利。又廢監初。愚民利一時。得請地而不虞其後。爭立高課。計租爲錢。已而皆不酬。多逋欠。而群牧督運司者。日爲峻嚴。卽水旱不蠲。民愈益病。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

二十五。千令市一馬。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每一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于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元祐罷保馬。復諸監。紹聖後。又行給地牧馬之政。迨邊隙開。而馬遂大乏。靖康初。左丞李綱。始追悼祖宗監牧之法。廢民間雜養。僅以充役官

吏便文苟以塞責宜申復舊制而權行括馬之命以禦虜而汴宋亡矣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于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輔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于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蓋宋初時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邊強壯濶大可備戰

陣今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于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敘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疋其間良細不過三五疋中等十許疋餘皆不可服乘守貳貪于賞格以多爲貴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鬻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較竊其芻粟道斃相望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欲無厭愈肆邀索

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
與之後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藉口淳熙中龔總
爲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于倅廳副堦犒以酒食夷
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若曰馬舊
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旣爲蒙國所
侵冀之北土遂失繇是馬綱之司者差罕矣舊川秦
市馬額歲爲萬有一千九百疋有奇凡綱馬皆遵陸
乾道初吳璘爲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均房一帶
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東上如

其請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亦
解之舟尤被其毒况水路馬數較陸行存亡相若而
于糴場大有妨碍乃詔川路馬船日下廢罷蓋自璘
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
而後得免焉大槩馬政有三牧之于官一也蓄之于
民二也市之于戎狄三也宋內有天駟監外有十八
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爲外廐此民馬也沿邊算
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爲
尤重蓋官之馬多則不專責于民中國之馬多則不

專倚于戎狄專責于民則民受其害專倚于戎狄則
戎狄享其利累朝于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部轄
有方秣飼以時騰駒游牝順其物性既置群牧司又
置群牧使領以大臣乾德六年三幸飛龍院察其孳
耗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則其視之也亦不輕而
畜牧孳息自足國用故民間與蕃落爲市猶禁之而
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天
僖中嘗廢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天聖中嘗廢八監
矣未幾而復議蓋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

下所以必于是拳拳歟熙寧大臣爲謀不審聽魯孝
寬之說而壞祖宗之制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于編
戶坊監廐庫棚庠井泉一旦廢罷民受其病官乏
利中國不足求之夷狄于是茶馬之職置矣吁市馬
于戎猶可言也責馬于民不可爲也不然戶馬之法
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豈無說哉初時博易馬
或以銅錢或以布帛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
獲其用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來講摘山之利
得克廐之良中國得馬足以爲戎利戎人得茶不能

以爲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雖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靳以我蜀產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則始行李杞蒲宗閔分主之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歟其合之者非以人占爲見或至誤事歟官號都大提舉其職專也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官屬自辟謹所擇也官吏可劾伸其威也仲秋爲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秦司半歲事訖歸川順其地也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愈多有至萬匹者茶息益厚有至二萬者吁何其利之

博哉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于紹興之四年威茂之場置于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于紹興之七年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十餘死內而三衙外而江上咸足其用然後知此制之有益于軍無損于國之爲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嘗請損馬而步田公况亦嘗請步而減騎吾用中國所長而已何以馬爲嗟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多無益也

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或萬駒。安得而不繁。夫苟離其牝牡駒。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貴市于外夷而賤棄于中國也。國初設太僕寺于滁洲。後定北都。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用言官言。府州縣添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于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苑咸置卿貳焉。凡馬政

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命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選。軍皆藉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馬。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牝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則寄牧于畿府。而府甸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特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肥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

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災稜出之以佐牧人市
馬凡租金有恩蠲及災蠲而馬金則有災蠲無恩蠲
卽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焉行僕卿職掌于僕
卿不異而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皆主印
烙課孳牧而時督察之其衛牧錦衣旗手等衛五軍
三千神機等營各設有草場于幾甸放牧歲春末夏
初各營馬除存留聽用外命坐營官一人領下場
放牧九月終回營時遣科道官點閱之視馬倒死
軍逃亡者則指實覈奏其種馬之數上苑萬匹中苑

七千疋下苑四千疋不及則出帑金及茶與諸番易
馬而洮州河州西寧各置茶馬司主之其法上馬茶
百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而番族納差發馬萬
四千餘匹以爲常 洪武初江南人以十戶養一馬
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 上念其不均 命江
北民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 命太
僕江南北各存游牝萬匹爲孳生種馬餘悉發草地
放牧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之 舊言者謂
大寧會州山河三衛所屬驛馬皆屯軍牧養軍貧者

衣食且不給何有于馬以故歲捐濟者多宜命官覈貧者歸營屯各選軍士有丁產者以充從之

永樂中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牧養乏人請命

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

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糧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

不及數俾責償焉蓋倣宋熙寧保馬法意行之遂世

為北方患上諭兵部言朔方馬本土宜亦其人習

畜牧而然今韃官居間者多可廉選其忠謹者命教

民畜牧孳息焉會六師歲出擊胡責歲納駒急軍民

至有鬻子女莫能存者仁宗聞大痛之命官

為贖還且寬責駒之命時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馬益

蕃散之衛伍操用餘千群今遠近方面朝覲官咸

集請員給馬一匹命太僕歲徵駒如民間稍寬民

下廷議報可大學士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

以禮徵賢者投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今役之牧馬

云蘇民困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

賤官貴馬矣上曰慶幾誤朕少選即批罷居兩日

未下士奇復請曰日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

輟何也此 命行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且
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爲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
頭而令 朝廷負此名于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
上曰朕偶忘之行批矣無何 上御思善門 召士
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慶等已噴有忿
言朕念卿孤立故持之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
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使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
太僕寺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于是
止散馬之命士奇頓首曰昔人言 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 宣德中太僕寺請 遣官覈馬 上召諭曰
馬畜于民必寬民力而後責之馬 國家法有定科
屢下命孳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
農終歲勤勞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其償馬何痛如之
爾等其謹率舊典從事而恤貧難民宜從寬厚焉
成化中河南兩直隸旱 詔免今歲比較孳生馬時
承平旣久馬漸爲民困而丘文莊濟論北人苦民馬
之害曰漢人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
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

朝修飾而兼用之。兩京畿河南山東散之民。卽宋人戶馬之命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茶馬之設。抑又市于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用之邊方。其蕃育生息。旣徒名無實。業不能如徃古之盛矣。乃惟馬之用而止。害固未及于民也。今內地編戶養馬之弊。殆甚于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數者。與之不及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躐身役一切如故。于是有質妻易子。

以償馬。適直者矣。且馬散于民。戶丁分日而飼之。分次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于穢汚。馬安得而不斃。一馬斃。已他馬益。又斃。孳生。俵已嗣。歲又復俵。生者歲表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况徐淮而南。馬薄脊而脆蹄。卽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秣轉輸之費。未論也。于是歛民馬之直。以賈之北。又計其道里。時日芻茭之費。而將之。蓋有賦南馬三。而僅輸北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夫使百姓

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且頓憊况望其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禽固不如不乘之愈也。又之。詔覈霸州草場太僕卿儲璫言。陛下興修馬政從群議雖。仁壽宮皇莊。壽王府莊亦宛轉上白。退還團營放牧誠顧念遠大而不以微利故傷國計也。臣前往霸州丈量時見工部遣官踏勘曩草場廢弛時渾河橫流散漫淤漲葦箔族生放收不到其時言利之臣因其土之所產而稅之亦

一時之權利而可矣。今既漂廢又復查理是重稅之也。夫葦箔等用較之放牧孰急况草場設自。永樂初葦箔等課自近年始耳其地卽草場之地也。又况渾河改徙不生葦箔寧復有可征之稅哉。幸。上除豁其牧地乞在所出榜開寫頃畝有侵占者聽舉首以杜弊源仍申。奏討之禁。弘治中兵尚書馬文升言。國初中外衛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不下數千餘頃夏秋收放郊坰冬春支料喂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無慮爲親藩勢要所占間爲軍民冒

耕馬無所芻牧。入場未一二月，卽往西山中四散。趨牧而調用騎操，輒無馬可給。宜清查便軍，于是命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查草場。未墾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寄庫候買馬爲著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六萬六千頃，有奇。養馬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而馬政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講故典，興復之。奏黜卿寺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叅政副使薦補卿少卿。絃轍大更，于是六苑地清，復草場十二萬八千頃。

有奇。清勾撥補召募改編養馬軍二千三百名，有奇。給買茶易孳生馬并駒凡萬有千八百匹，有奇。修馬營城堡十有九處，創復衙門倉廩馬廐室宇四千一百餘所。其西寧洮河三衛茶馬法久弛，自弘治十年至十五年止，易馬五千四十三疋，而邊馬不足。邊軍困于買馬，一清奏復金牌舊制，禁私販積官茶四萬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引納銀貳錢伍分。及臥引銀一錢，計爲銀二萬七百六十兩。

有奇貯慶陽固原庫以給買馬于是定開城安定爲
上苑廣寧爲中苑清平爲小苑大都通六苑除歲給
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支陝西三
邊之用茶易番馬給軍固濟邊而風土異宜孳牧難
遂養馬軍患之請收買內地馬不虧其直而馬串習
水土宜可使息蕃當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
相望苑廐羅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俵給甚
驟而邊以太絳一清懼後無專官復圯也 正德初
具疏言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

于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荷蒙 孝宗皇帝
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以庸劣猥當
任使隨 命兼理茶法廢墜既久事難更新盡臣之
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粗皆就緒則
責任專而事易集也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
如前復蒙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于監牧茶
馬之政勢不能復及矣切惟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
管而巡茶御史實主茶馬巡撫政事繁多以致茶馬
所易良駑莫究操騎所給登耗莫聞本未始終蒞不

相攝亦勢使然也。夫茶司之所易，卽監苑之牧。監苑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本爲一事，伏乞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以充仍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毋與庶幾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實始此。嘉靖中詔本兵言順天府屬故論地養馬近年牧地外歸豪右而馬疲死責養馬者償應天府屬故論丁養馬近駒馬止解馬直而種馬倒失復命民買補民困甚其議措處以聞。列聖恩厚下

如此給事中謝汝儀條京衛下場之害言京衛軍歲春夏于幾甸下場放牧歲一舉行而草場地土爲勢要奏討姦人投獻者殆盡獨低窪處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廐房可以蔽蓋馬買草而喂人裹糧以從軍士逃亡馬匹倒死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蓋法弊極矣近襄城伯李全禮奉敕領下場馬二千餘匹牧放隨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馬以萬計芻牧無所矧今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

舊之虞。露宿則有蟲蚋之苦。人困馬病。是徒徇節省之名。而坐受虧損之害也。萬一畿甸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將胡以待之乞。勅兵部會同坐營官。熟計其便。將聽征馬。責軍人就近便牧。放月給半料。其可無下場。而巡撫蘇松等處。翁大立條江南養種馬之害言我。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設僕寺于滁陽。領牧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止養馬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化中又官收地。

弘治中以江北水荒。馬寄養江南府屬。甚數而

民困漸極。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邇來人戶逃

亡。槩派丁田出辦。而單丁下戶亦不免馬害。一馬頭

中另編群長。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外又編獸醫

歲歛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畝無隙地。求收

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

卑而馬性惡濕。歲倒損什二三。問罪賠償。又不下二

十兩。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

五寺備用馬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

解赴京者倍之害六况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
色而望雲錦之成群人齧草根而欲芻秣常給何可
得也今若革之民間歲省群長貼戶銀及獸醫工食
八千餘兩省草料點烙罪贖賠償銀十有二萬餘兩
又歲省管馬通判主簿俸錢薪馬費數百兩種馬一
匹倣通州例徵銀二十兩官可得銀一十九萬五千
餘兩而借用馬匹牧地子粒銀初不以革種馬少損
也爲利已不訾矣且沿海護塘之外皆鐵板沙塗馬
可馳驟今選種馬堪戰者千餘匹分給總兵參遊把

總等領之則倭奴之犀捨利亦不足當國之輕騎孰
足裸形不足當國之勁鏃有舟師截之海又有騎十
拒之邊地利旣得長技在我併以蘇松糧長所辦馬
給之有餘以供走遞于爲利豈有量哉于是都御史
王廷相條馬政三事言團營馬匹存操者自四月至
九月有料而無草其下場者料草皆不支惟十月入
操後至三月止皆全給料而給草者僅三月餘折銀
月一錢二分通一年計之存操之馬有料而無草者
凡九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僅得半年之料

而草與料俱不足也。夫馬給于官固非已物而自備草料則切身之苦也。雖家精殷實然且難之。况實貧難自給不暇而暇及公家之畜哉。在營之馬日飢而死此其故非難知也。而部猶以舊例格之。祖宗來諸司例變者亦多矣。卽如下場之馬。弘治前尚隨場放牧。今草場半爲田而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不干郊矣。獨牧馬之資猶執下場寄牧之例。何名實之相背也。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軍以非已物而不肯飼馬。則日俟其斃而已矣。且一馬之價小民之

儀無慮費三四十金。乃吝此數月草料而必致之死。是所惜者小而所失者數十百倍之多也。蓋掌馬者計不及財。掌財者慮不在馬。誠令如一家之事而圖之。則草場馬匹事皆切心。豈有惜纖微之費而傷數十金之馬者哉。乞存操下場馬通融放給而舉草場租銀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且也馬之給領非必軍之殷實者也。軍殷實者通賄自免。而領馬養者類責之貧軍。夫此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露地以居。雨雪不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

餘闕支折色僅給口實而馬飢矣馬苦且飢而啖之
酒糟氣烈味惡不作臚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
後必且羸病無所用之乞將團營軍審實其力以領
馬而擇其馬無臚者會飼驗視之國家于馬政日
孳牧日解俵日給兌補資而馬日不足者飼秣之實
未盡耗失之料不明地產之宜不辨生養之源不開
也一兵受馬舉家乘之至有以載薪芻者矣一將王
兵衆禪役之至有以供迎送者矣當事者又以芻菽
之不備而分之金金受之商人曰兵自易也金人兵

手執不妄用有傾囊索易芻菽食馬者乎商賈利析
秋毫兵見小利有不以他貨相質質者乎何慮及馬
此芻秣之實不盡也家市之馬失者不深罪官市之
馬失者不深罪關兌之馬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
所從來也從戰六七歲失者不深罪卽三四歲或一
二歲失者又不深罪是不明馬所爲役也瘟疫斃者
駟厄汗喘斃者馳疾癰疥斃者櫪穢而羸瘠斃者失
秣也皆冥其故而莫省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
而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而全

身者矣。是不明馬所從路也。此耗失之料不明也。夫古司馬法，甸出長轂，鄉師、縣師、惟辨其物，登其數，時稽之而已。其養于民者，官無所與也。至較人牧圉之所養，教乘攻執，差擇以至於閑房牧地，皆官自計度，未嘗關諸民。國家苑馬之設，固養于官之遺意，而于兩直隸、河南、山東編民戶以養馬，月給錢而界之，終已不得其用。官益多事而民乃甚病，此其弊之所自生耳。夫天下非小弱也，古往所宜馬之地，盡撫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寧，唐人監牧之地，故在也。而

冀代最產馬，爲帝畿中原平曠一塋，萑葦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卿監通知馬政者，勘實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棄不耕者，並置苑馬而廣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道，而以周官月令之法，悉心理之。有唐牧監之盛，固可坐而致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群頭群長，設官

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根草之
半每家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
之利則馬亦何憂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
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
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
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
而又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
急矣牧地本爲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
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租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于

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又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
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于是民不以養
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非
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
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
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于養馬而獨
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
報而攻于欺隱不肯以駒爲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
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安

蓋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用太息也。夫河北之人號健良馬。冀之所產。今舉冀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問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群長

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羨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注之產。至矣。弛草地而芻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身保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豈淺淺哉。雖然。兩京太僕寺與遼陝肅代諸行太僕寺。若苑馬寺。此產馬之處也。源也。九邊列鎮。與紫荆居庸山海鴈門偏頭寧武

諸關諸兩京營場此用馬之處也流也源深流遠世
覽鏡之矣故法數馬科駒之外則有若朋椿之協相
有若皮椿之罰懲有若巡清歲季之督課至私顧賃
載負必實之法所以節其流而濬其源也今陵遲盡
矣緣邊牧地乾没于風沙占没于豪右虜入無時卽
孟夏且嚴烽燧法四月下場十月給芻皆不了
騎卒貧窘率縮芻菽之直以自食其甚者往往利馬
之死避調戍否亦終歲道路踣斃相望矧乎西北東
南之殊風水土藁枯之異致皆弗暇論也本兵用人

固亦分邊腹遠近曾否習貫也至馬顧可漫然已哉
嗟夫今士大夫爭言括財不暇言理財言理財不暇
言生財至如馬固財之大且亟者也又非旬月晦朔
之所能攻開壯長也原之弗濬流之無節斯
溝塗澮川之瀝以供尾閭之泄耶矧民慮官府抑配
與其依輪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并其原之傍出者又
從而湮塞之矣夫雲錦之盛匪降自天淵塞之心奚
獨在古故夫重罔寺之權慎牧卿之選復川陝馬政
都憲之舊久其仕而綜覈以殿最之要誠在所急

哉

歷代國朝車戰

聞之以步兵戰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自夏啓誓御馬以正而勝有扈周文王以車駕而服獫狁則車戰其所繇來久矣厥後牧野之會革車三百兩當時與太公論車戰爲詳如六韜所記武王問于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

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
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
卒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陣爲列前後相去四十
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里爲聚二十車
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
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
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
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穀八石弩射
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

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
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
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
下漸澤黑土粘植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
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
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
有深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
止道路漬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
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擾

亂人馬數動卽囑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
爾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于易地
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
八者車之勝地也至其巾車掌五戎之正則革路龍
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而車僕掌五
戎之副則有戎路之萃及廣車闕車萃車輕
其萃蓋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
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
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

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
衛止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脩不測所
爲不可敗之道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荆蠻魯
僖以戎車孔博服淮夷衛文公元年革車三

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
車七百乘鞮鞞鞅鞞邲之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
爲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許偃御右廣養田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周
伐鄭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晉申公巫

臣使于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
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
行人于吳繇是吳得通于上國此皆用車而制勝也
惟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
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因請爲三覆以待之卒殪
戎師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
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
必克困諸阨又克謂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
乘爲三位荀吳之壁人不肯卽卒斬以狗爲五陳以

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自是而後車
戰漸廢蓋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主于
車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
所托兵械衣裘有所資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
車之利大矣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
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大繁
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

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且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于雙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古在于爭城爭地然于勅敵之人

初不迫于險固如比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慄疾遂至舍車而用徒然彼長于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戰國以來乃用騎兵而車猶有間見者至漢夏侯嬰破李繇軍于雍兵以兵車趣戰疾破之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藉至東城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李陵對單于亦以大

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此車之用于西都者也。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止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太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此車之用于東都者也。曹操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陣。孔明尤善于營車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陜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伐

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敗之又伐秦假道于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郤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劉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旣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資太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于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稍千餘張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中軍所向披

靡、敵、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大、
眼、却、走、而、魏、太、武、北、伐、蠕、蠕、亦、用、車、十、五、萬、兩、隋、諸、
將、之、與、突、厥、戰、也、皆、戎、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
車、之、用、于、南、北、朝、者、也、唐、李、靖、與、太、宗、論、兵、法、曰、駐、
隊、兼、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
嘗、用、車、矣、高、宗、調、露、元、年、裴、行、儉、討、突、厥、阿、史、得、溫、
反、先、時、饋、糧、數、爲、虜、鈔、軍、餒、死、行、險、乃、詐、爲、糧、車、三、
百、乘、伏、壯、士、五、輩、賈、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
兵、衝、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
糧、草、無、敢、近、者、後、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後、
狻、而、後、馬、燧、亦、爲、後、狻、車、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
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則、唐、又、嘗、
用、車、矣、獨、房、瑄、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瑄、效、春、
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乘、風、謀、
牛、悉、解、栗、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
人、議、者、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
者、車、冒、以、革、而、瑄、用、木、馬、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

以駟而瑄用牛焉。幾何而牛不髀慄。古者射御必精。而瑄則用劉秩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育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夫子曰。吾執御乎。執射乎。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切嘗誦詩。見其材之良焉。御之精焉。驟服之漸習焉。然後知斯民之習于車。果非一日之可能也。三代各有所尚。惟周人獨尚輿。故一器而兼衆才者。車爲多。而有輪有輻。以爲之行。有箱有較。以爲之安。有軸有轂。以爲之利。有矛有矦。以爲之建。有旗有旒。以爲之識。而其詩曰。

小戎。伐收五檠。梁斲四牡。駉駉旃旒。旒有翩言。其材之美也。當時士無貴賤。莫不安于乘馳。便于射御。未嘗有鞮而鐙。鞍而騎者。其詩曰。叔善射。忌又良。馭忌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其御之精也。人安于上。輿載于下。轅承于載。馬順夫。轅施之行。陣之間。則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而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其驟服之漸習也。房瑄不習而遽用。能無敗哉。至宋真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謂夫人平居。猶必謹藩籬。固闕鍵。以備不

古今通考 卷二十一
虞况當胡虜之戰陳禦突騎之輕剽而無蔽護哉夫
人之被甲鎧所以蔽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一陳之
甲鎧也且鱗介之虫肌肉在內鱗介在外所以自蔽
而士卒顧可使肌肉居外鱗介反在內乎則戰之用
車亦一陳之鱗介也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
接其衝軛駕以牛車上置鎗刃外向列士卒于車外
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故可以行
止爲營陣賊至則歛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
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

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仁宗至和二
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臨陣禦敵緩急易
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增爲重箱
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琦以爲可用于平川之地臨
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
上攻戰議亦言延慶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是宋
初亦嘗用車也及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
取兩河民車爲脩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
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載于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

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
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
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藉○車○之○令○徽○宗○
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
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
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卽○日○散○行○郡○縣○掠○
民○緡○錢○矣○至○崇○寧○三○年○河○北○陝○西○轉○運○皆○奏○兵○車○用○
許○念○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
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時○熙○河○轉

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罔○嘗○用○車○然○井○田○法○
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
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
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賽○駢○
軍○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
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逐○車○又○不○及○收○臣○于○戎○馬○之○
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猶○有○不○能○爲○用○者○
而○况○于○車○乎○聞○此○議○出○于○許○彥○圭○許○彥○圭○因○姚○麟○上○
其○說○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不○知○彥○圭○輕

今治平畧
卷二十一
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于陳
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尚如此况今欲用于峻坂溝
谷之平且戰車比常車濶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
來者牽輓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且終日而
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于道路未造則有配買
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旣成又艱于運致然則其爲諸
路之患其費不知幾千萬矣乞罷造以寬民力其後
彥圭卒得罪觀此則後世之不利于車蓋有繇矣高
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

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
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鉄裙以衛人足旁
施鉄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
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
法竟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
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
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
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驟絙而止之類蓋用車于戰陣
間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于

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瑄陳壽斜是也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地不以車為主也雖然中興之初但為守計雖不習車可也至其後漸欲進取則不習車不可是必當日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之何而收其效米守信之寨脚車如之何而極其利至則斂兵退則出兵自比于衛青必何如田况之言行載甲兵止為營陣自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噫出車彭彭旂旐央央獵狻之襄易事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夷狄之不攘

無有也如徒曰此唐人房次律覆轍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弩車砲車其制上為獸面目牌垂羶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
 斧鎗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拔陣追襲則少却入陣間稍憇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 明興戰勝

取威震殊俗至 正統己巳之變邊圉孔亟李賢
上言虜之所以取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臣
觀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
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
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
中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夫車製
四圍箝板內藏其人下雷鏡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
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
五步若用車一千五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

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
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
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
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成化十二年都御史李賓
請造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柞五百具相參而用行則
爲方陣止則爲方營已 命工製造事成竟以登高
涉 便遂已十九年總督宣大余子俊言曰自古
命將出師誅秦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
車不可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

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一，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賫。若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徒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策，策不餽之，此億萬年守邊簡易法也。復具圖本甚詳。上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

教士卒。然初試之日，士卒困而死有數人，卒歸于廢云。而丘文莊著大學衍義亦言：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制重而轉動爲艱。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亦非一二日可具，且人不皆用而我用之，非之戰陣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衢亦有所枘枘者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間用以般運一丈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倣爲戰車，一可以

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
裝六可以尋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
中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
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
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
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
列以爲營可免士卒每夜立柵挑堊之擾言之詳以
脩矣夜潞安兵副陟大綱踵其制爲戰車甚爲簡便
其上旣可以安置兵器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甲

卽遇險阻兩人昇以行是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
利于守不惟省芻之費而又資餽餉之饒誠脩禦
之長技也蓋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
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竟刺部落謂
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
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
車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旣
有車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騎三道排堵而尾之
夜斫其營或擾奪其馬何便以火器直擣其輜

期以必救也。後二追夾攻，謂之追擊。大畧胡虜鉄
騎萬衝突，勢兇甚。當我軍陣伍未定，輒爲其所衝
破。勢蹂躪至無孑遺，且虜欲戰，我軍不得不
戰。虜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恒在彼，故常變客而
爲主。當此之際，使有車爲拒，兼以長短兵夾輔之，則
虜馬豈能近？又或驅車以衝之，雖虜馬將退走，寧至
受一芥矣。一敗塗地哉。故近日戚將軍繼光創立車
營，而在公道昆會，愚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營，
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机二架，每車見孤軍士二
十名，分爲奇正二隊，而烏銳長刀藤牌火箭無不畢
具。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爲部
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不肖虜馬擁衆無
計，可逼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恃全在火器
火器若廢，車亦何能獨禦哉。

